

#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

徐昌火 邵蒙蒙<sup>①</sup>

[摘要]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是现代汉语范围内由两个语义关系为反义的单音节形容语素构成的语言表达式。本文首先从频次统计分析角度对筛检出的 213 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进行语序现状描写,然后从语音、语义、语用三个角度论证了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形成的理据,最后建构了一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成因发生制约模型。

##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d Order Causes of Modern Chinese Antonymous “Adjective Morpheme + Adjective Morpheme” Construction

order from perspectives of voic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Finally we interpret and model them as restricting mechanism and deep-rooted mechanism.

[Key words] Antonymous “adjective morpheme + adjective morpheme” construction; Causes of the word order;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s

### 1 研究回顾与本文的思路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现代汉语中存留了一类较为典型的反义“形+形”构式,诸如“大小”“多少”“长短”等,它们在语境和零语境情形下都时常呈现出固定的且遵循一定规约性的语序。

<sup>①</sup> 作者简介:徐昌火,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与 HSK 研究工作。邵蒙蒙,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这种等差语序感应依赖于人们的感知与力感知之中,并随着语言工具语序学说的特设而出现。不少学者都曾尝试从语义角度对现代汉语并列复合词的语序进行阐释,但尚未得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如杨吉春(2007:72-78)进行过汉语反义复词的义序研究,将其分为“正反”“多少”“先后”“轻重”“主次”“强弱”六类关系,并分别列举了相应语义序与语序之反义并列语反义复词,但并未说明上述几类类型间的关系,也未对义序背后的深层语据进行探讨,只是总结了汉语反义复词词序的大致分布规律。段益民(2004:5-6)提出反义形容词按力度排列的观点,即一组反义形容词按“强态”(“积极”形容词)在前,“弱态”(“消极”形容词)在后的原则排列,并分别列举了“强弱型”和“弱强型”的反义形容词。但“强态”与“弱态”的判定较为主观,一些中性语义色彩的形容词如“干湿”“冷热”“生熟”等也难以判断强弱,且同样鲜有进行深入阐释。马清华(2005:132-143)提出了贯通义序一说,将复合词语序分为两种语

序,即自然语序与贯通语序。贯通语序的方法较有新意且较为深入,但未免似于过细,尤其是感知度递降语序更是枝蔓交错。在对认知心理因素进行更深入的阐释之后,贯通义序排列原则中的小类可以进一步合并。

从认知角度看,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可分为三个角度:对空间的认知、对时间的认知与对人自身的认知。在人类个体成长与群体发展的过程中,这三种认知不断地得到强化,并内化为深层认知结构。上述三类认知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又不是截然分割的,它们互相影响,并经过表达、感通、转借等多种认知方式互相结合。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的表达方式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虽然经过层层包裹,也必然会体现出这三类认知的基底。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类词构式的语序排列中,几排倒行顺行的认知方式,空间认知,时间认知,自我认知的潜在支配。(见表1)

表1 认知高感度反义“形+形”构式语序语据排布

认知类别	空间认知	自我认知(人)	自我认知(己)
	20个(大小、多少、高低、宽窄)	20个(正副、主副、主从、主次、主辅、亲疏、嫡庶、公母)	20个(强弱、肥瘦、妍媸、美丑、香臭、刚柔、宽严、巧拙、智愚)
空间认知	寡、轻重、稀稠、稀密、疏密、浓淡、咸淡、清浊、粗细、精粗、巨细、高低、宽窄、广狭、	8个(长短、繁简、详略、难易)	12个(正副、主副、主从、主次、主辅、亲疏、嫡庶、公母、)
时间认知	新陈、新旧、新老、生熟、快慢、疾徐、缓急、久暂、利钝、干湿、滑涩、软硬、脆韧)	10个(发舒、温凉、荣枯、盛衰、荣等、治乱、旱涝、土洋)	10个(吉凶、红白、死活、悲喜、甘苦、甜苦、劳逸、忙闲、勤懒、勤惰)

三类认知的交错可以较为直观地从表2中看出。其中自我认知可分为大小两方面,分别从社会群体和个人两个个体为认知对象。

一个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针对的是某一特定的认知范畴,在该范畴内,两个形容词语素存在着程度或性质上的差异。相对而言,空间或时间占有度更大、凸显度更高的形容词语素在映射到认知领域中时,也拥有一段时间占有更多的认知域,而三层的认知转化为一层的话语

据仔细研阅,“一般两个词也往往在五个层面展开。因此,在现代反义“形+形”构式中,两层占有度更大、凸显度更高或是在时间上居后的形容词语素,一般会排在占有度小、凸显度低、时间上居前的形容词语素之前。自我认知是对时空认知的延伸和抽象化,因此从本质上而言也遵循着类似的原则。

按照上述标准,现代汉语反义“形+形”典型构式按照是否符合认知义序进行分类,根据统计结果,82.63%的反义“形+形”构式都符合认知义序规律,只有约十分之一的构式违背此原则,可见义序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的形成中占据一定地位。

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中,还有不少非典型构式,虽然它们普遍使用频率不高,但其存在也有自身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多为语用性质的。因此有必要在此考察它们为何形成、因何存在,同时也是对典型构式语序成因的补充和完善。

(2) 人情的冷暖、薄厚,从这只杯子身上就能看出。

以上两个例句中,非典型构式的特殊语序都是由后和前两层反义“形+形”典型构式进行语义上的对应而造成的,如“白黑”对“明暗”,“薄厚”对“冷暖”。

现代汉语在行文中有时会引用古文,尤其是诗句的引用更是频繁,而诗句因为押韵或对

少数非典型构式实例是逆序重复的修辞需要。

(7) 刺激部分地区物价指数上涨及商品短缺现象加剧, 穷人的强烈反差显露  
 的是人们消费的滞涩感、疲惫感和紊乱的社會心态。

(8) 它的特点在于人物的本色, 语言的怪诞及造。

系用非典型构式的语序是为了造成“反常”的效果。

语体和语言风格的变化常常需要语序的配合, 或是为了让行文更加优美, 或是为了让行文更加精准。正如近体诗中的拗体一样, 非典型构式在语体中的变化也可以看作对原有规则的刻意突破。

其三, 受语境中的认知顺序制约。例如:

(9) 合区右小学任意在级室空制学培并 12 所

(10) 从“巫山云”化云始, 溯回新石器时代, 商、周、秦、汉到唐、宋、明、清

其四, 偶发用法。例如:

(11) 这里多半没有错对和是非, 有的只是不同艺术构思之间的切磋和交流。

(12) 雅加达市政当局去年按照四单双或五单双的奇偶数禁止让限制这一“个

应, 例句(12)中的“双单”改为“单双”可与“奇偶”相对应。

语言背后总是有一定的理据性, 但在具体的言语应用中,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可以暂时突破理据性的约束。但这种突破相对于常态而言总是少数, 这也可以从非典型构式与典型构式的语频差距中得到印证。

## 4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语序成因的多元阐释

### 4.1 语序形成的制约模式

现代汉语反义“形+形”构式的语序虽然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塑造的, 但这些因素的作用并不等同, 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在不同的时机发力, 最终使语序呈现出既有的面貌。语序、语义和语用等因素存在不同的制约力度甚至制约方向, 因此, 有必要对语成因制约语序的优先序列进行阐释。

#### 4.1.1 语音和语义的制约优先权

义序是人们认知方式的重要体现, 相对于汉语独特的调序而言, 更真有所有语言间的普遍性。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调序和义序在现代汉语反义“形+形”典型构式语序形成中分别



[9] 符丁. 语言结构的空间顺序[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17).

[10] 刘红梅. 汉语联合词语度成因探索[J]. 宁夏大学学报, 2010(9).

[11] 陈世英. 汉语联合词语的句法功能[J]. 安徽大学学报, 2004(4).

[12] 石敏春. 前置与后置并列项的不平衡[J].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1.

[13] 吴慧娟. 语序选择与语序标记——汉语语序标记的关联和来源[J]. 中国语学, 2012(4).

[14] 吴为善.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5] 杨吉春. 汉语反义复词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6] 曹丹. 反义复合词语或构词的认知研究[D]. 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2.

[17] 曹丹. 反义复合词语或构词的认知研究[D]. 杭州师范大学, 2002.

[18] 郑林曦编. 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第1版)[M]. 北京: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95.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